

續資治通鑑

綱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起天聖癸亥盡寶曆元年元戊寅凡十六年

道三松

書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一

聖

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立計置司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曾宗道領之

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  
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  
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  
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  
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  
十萬緡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  
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  
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  
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  
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

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  
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  
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  
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  
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  
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  
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醃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買  
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  
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秋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

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  
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  
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  
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寇準卒于雷州詔許歸葬  
西京 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  
而言無求不得 冬十一月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  
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  
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  
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  
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

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  
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  
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  
爲額

天聖二年夏五月丁亥朔日當食不食中書奉表稱  
賀 秋八月己卯帝臨幸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  
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  
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  
疎

天聖三年夏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

聲賜織婦茶帛 冬十月辛酉以晏殊爲樞密副使  
十一月復權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  
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蠡起  
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  
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  
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權之  
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  
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  
珪同惡時人目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 十二  
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太后微時嘗

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  
旻殊言旻無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  
議柰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天聖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自  
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京  
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  
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  
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  
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燼理無狀豈可退安私  
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御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

服焉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天聖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齡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

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癸亥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遭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天聖六年春二月壬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文節公張知白卒知白爲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爲戒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以  
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爲樞密副使 夏五月  
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蒐  
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制物始曉浮圖學通  
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  
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  
秋八月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

天聖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  
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  
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

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  
鞞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  
頷之會利用從子洵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  
令人呼萬歲事聞洵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用  
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  
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  
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  
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  
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庚申朔參知政  
事簡肅公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

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丙寅張士遜罷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奎叅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

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叅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曹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



屈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閏月壬子詔復賢良方正  
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  
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  
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  
智勇之士 三月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  
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  
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  
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  
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  
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

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  
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  
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  
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張諷復言此天  
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  
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王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  
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  
曾多裁抑之滋祐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  
出知兗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以陳

堯佐王曙叅知政事夏竦爲樞密副使 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權酷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猷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猷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張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冬十月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執延琳以降

冬十一月癸亥京師地震冬至帝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天聖八年秋八月丙戌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

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  
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  
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  
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九月己巳以趙稷爲樞密  
副使時政出宮掖積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命  
未下有馳告者積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  
以爲笑談

天聖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宗真宮人  
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  
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

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耨斤詈齊天后曰老物  
之寵亦有旣邪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  
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  
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  
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  
無能爲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丙午契丹  
來告哀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  
弔祭等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  
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  
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

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益加禮重道輔  
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  
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  
知應天府

明道元年春二月癸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庚戌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  
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  
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  
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

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  
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  
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  
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  
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  
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  
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  
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  
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撻斤慮契  
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馳至

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丙午以晏殊叅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 宮中大內火延及大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辯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

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群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壬辰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

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  
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  
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  
改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 十二月壬寅以楊崇勳  
為樞密使

明道二年春二月戊戌彗星見東北方光芒長二尺  
司天言合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乙巳太后欲  
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  
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妃亞獻皇  
后終獻禮畢群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籍田命宰相

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  
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甲午皇太

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后稱制  
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  
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  
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鈿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  
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  
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  
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

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自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壬寅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

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已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誦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叅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

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

月戊子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



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願陛下深念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戊午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副使 十一月甲戌贈寇準中書令萊國公謚忠

愍 薛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先人俯愧後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無得除授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

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死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毋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鍪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景祐元年春正月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

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  
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  
丹太后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  
謀白於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  
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秋七月慶州柔  
遠砦蕃部巡檢蒐通攻後橋諸堡破之趙元昊稱兵  
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  
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旣而放還下詔  
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元開運或言  
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 八月壬戌有星孛于

張翼帝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  
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癸亥樞密副使王曙卒  
以王曾爲樞密使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  
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 冬十一月己  
丑立曹氏爲皇后彬之女孫也御史裏行孫沔請終  
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趙  
元昊母衛慕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  
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景祐二年春正月癸丑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  
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

於閣屏 御史裏行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  
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  
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  
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  
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  
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  
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  
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  
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  
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帝未有儲嗣二月育宗室節度使允讓子宗實於宮  
中命皇后拊鞠之宗實太宗曾孫商王份之孫也生  
四年矣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  
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  
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  
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夷簡  
實陰教之 戊辰以王會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  
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  
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集賢校理李照

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  
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簣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  
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  
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  
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  
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  
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  
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  
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  
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

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  
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秋七月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  
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戊子故后  
郭氏居瑤華宮帝頗念之遣賜存問賜以樂府后和  
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  
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閤文應以嘗譖后懼  
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  
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  
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

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行不能用 十二月吐蕃唃廝囉大敗趙元昊於河湟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日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營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節度景祐三年春二月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自貼射

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初知開封府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有事即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夏五月丙戌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

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旣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十一月戊寅莊惠皇太后楊氏崩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丙寅樞密副使李諮卒諮性明辯周知世務吏不敢欺 丁卯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 趙元昊旣悉有銀夏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



千人以備契丹河南監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戍  
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  
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與州興  
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  
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  
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以教國人紀事

景祐四年夏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  
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  
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  
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

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  
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  
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  
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  
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  
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  
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以王隨陳  
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叅知政事盛度知  
樞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  
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

者一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  
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  
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  
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  
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  
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  
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地

寶元元年春正月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  
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  
視朝旰晷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

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  
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  
庫匱竭歛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  
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  
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  
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戊戌朔王隨陳  
堯佐韓億石中立罷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  
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  
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爲羣牧判官遂皆免琦  
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

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巖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癸酉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旣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 趙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旣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墜許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十一月侍中沂文正公王會卒會性資端厚在朝廷

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  
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  
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然將誰歸邪仲淹  
服其言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  
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  
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  
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  
俱兼經略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  
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處而累  
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埃嚴卒乘來卽逐  
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  
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爾况德明元昊相  
繼猖獗以繼遷窮處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  
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  
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  
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  
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  
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

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爲怯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視察際盡大無負然終不謂立大也

其獲因對前途以燕邊州入首於毒賊而西戰

皆毀之以賢良由是富節障表俗勇背舉宗吳以

萬頃觀吾清風西首胡谷幾能青城高且請因商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宋紀九 起寶元元巳卯盡慶曆癸未凡五年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二

寶元二年夏四月丁亥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壬子

罷王德用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

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

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

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

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壬午削趙

元昊賜姓官爵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媵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

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秋七月契丹宗真母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冬十一月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

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元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壬寅以王黼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巡檢指揮使狄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是月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

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司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旣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闕砦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



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旣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管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侯一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劔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二月癸丑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以夏守嬪爲陝西經略安

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知制誥韓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

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戊寅王黼陳執中張觀免天聖中黼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黼見之瑋謂曰君異日常柄用願留意邊防黼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黼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黼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

怒遂與執中觀同免巖始歎瑋之明識 以晏殊宋  
 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輩官為禁  
 軍輦官携妻子遊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  
 移疾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  
 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還夏  
 守贊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竦等代之仲  
 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

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兩川貢賦則朝廷  
 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  
 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  
 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  
 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  
 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元昊陷塞門諸砦  
 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  
 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  
 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

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  
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  
詔無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  
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  
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  
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  
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  
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  
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  
糴十之二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  
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  
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  
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王  
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 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  
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  
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  
而還 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  
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  
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

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  
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  
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胥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  
以濟城成賜名清簡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  
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  
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  
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爲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  
倒置蠹壞綱紀爲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  
者即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  
私朝規有敘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  
尼等非時入內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癸卯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  
議論多所裁定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  
晁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  
衍亦曰徵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  
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密以

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  
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  
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  
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  
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掌於賊手非計之  
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  
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  
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  
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  
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  
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  
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  
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  
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  
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  
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  
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  
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

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  
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  
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  
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  
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約  
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  
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  
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  
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  
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  
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  
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  
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  
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詰  
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  
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  
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  
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峭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  
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

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  
鮑老旗憚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  
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憚遂戰死敵分  
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  
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  
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  
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旣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  
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  
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  
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

死者萬二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  
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  
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  
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  
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  
秦州 三月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  
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  
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  
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夏四月  
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



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五月辛未宋庠鄭戩罷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秋八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

瑠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 冬十月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統帥為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陳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  
四十六  
俟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  
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  
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  
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領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  
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  
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  
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  
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  
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  
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

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  
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  
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  
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  
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  
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  
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  
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  
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

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慶曆三年春正月以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其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灰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置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永興鳳翔聽

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權 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辛酉鼎宗愬罷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各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孰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

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潯水  
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遣知制誥富弼  
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  
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  
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  
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  
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  
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  
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  
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  
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  
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戊午以大名府爲  
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  
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  
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  
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  
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真宗駐驛之所城焉識者疑  
之 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  
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  
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

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任布罷 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令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  
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  
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  
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

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  
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  
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  
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  
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  
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  
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  
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  
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  
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  
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  
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  
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  
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  
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弼至  
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  
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  
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  
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  
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  
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  
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  
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  
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  
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  
弼俱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  
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

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  
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  
誓書來報徹兵自是通好如故 元昊雖數勝而死  
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  
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  
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  
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  
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  
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  
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遣剛浪

陵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陵笑曰种  
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囚嵩  
窖中剛浪陵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  
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  
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  
沿使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  
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  
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  
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  
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



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  
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  
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  
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  
有功近歲因西羌反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  
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  
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  
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  
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  
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任

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加納之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  
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  
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  
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  
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  
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種足矣帝采用

其策冬十一月辛巳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處士孫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直講石介講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爲國子監直講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慶曆三年春正月癸巳元昊上書請和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  
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亟出  
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  
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  
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未可信詔籍復書許  
之使呼剛浪陵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  
稱使剛浪陵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令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  
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  
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  
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  
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  
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  
言羗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  
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戊  
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  
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  
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  
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  
命內侍取九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

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叅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  
見帝固辭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  
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  
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  
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  
院余靖爲右正言增置諫官以修等爲之襄喜賢路  
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  
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爲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

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  
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  
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  
多所張弛小人論論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  
分別言之素曰之子也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  
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  
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  
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

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二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元卒旣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拾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行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

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無之挾詐任數奸邪傾  
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  
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一府  
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  
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  
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卽兼驛而  
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  
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拜杜衍  
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  
萬言自辯乃徙判荊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

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賦  
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  
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  
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  
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  
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  
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  
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溫朝韓  
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  
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

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 京師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

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謫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

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叅知政事富弼  
爲樞密副使歐陽脩余靖論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  
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  
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  
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  
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  
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  
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錄  
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

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

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  
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  
主西事弼上當世之急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  
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  
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

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  
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琦嘗條陳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  
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  
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退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  
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詢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  
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  
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郵延城障賑河  
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丁卯任中  
師罷 冬十月以張昂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  
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丞郎  
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  
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  
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  
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  
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昂之等首被茲選昂之河北  
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仲淹  
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  
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  
路哭耶遂悉罷之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叅官各  
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

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會犯賊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寮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勘磨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二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舉郎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監卿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太祖初定任

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十一月丁亥乃下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廕法推恩大廣以致踈宗蒙澤穉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咨爾庶位體茲意焉 十二月丁

已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  
赤青也人君紓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  
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  
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  
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  
之實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

宋紀十

起慶曆甲申盡皇  
祐壬辰凡九年

欽定四庫全書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三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  
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  
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以  
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  
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  
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

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  
王元儼卒元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  
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  
王安否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聖重恐爲太后  
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  
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  
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  
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  
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  
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

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等奏教不本於  
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  
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  
今者莫若使士皆主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  
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  
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  
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  
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  
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允試者  
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旨

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取而罷帖  
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元昊侵党  
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  
果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  
降於元昊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 夏四月  
作太學五月壬申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  
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  
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  
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  
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旣備帝謁孔子故

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  
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  
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  
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  
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  
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元昊遣使上誓  
表言兩矢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  
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  
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  
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

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鹽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未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聞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心腹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師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以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人所燬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

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能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  
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  
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  
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  
者不便由是誦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  
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  
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  
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  
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羅從彥曰小人  
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

劓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  
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  
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  
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  
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京師旱蝗上帝願歸罪朕躬  
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罪朕躬  
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  
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  
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  
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 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  
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  
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  
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  
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  
昭孫從藹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  
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契丹主以夏納党項之故徵  
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  
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  
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  
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於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  
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乃命靖致贐禮且覘其誠  
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弼  
及范仲淹旣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國文靖公呂夷簡卒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  
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  
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  
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  
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  
下之事屈伸紆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



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  
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  
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  
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  
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  
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  
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九  
月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  
陽脩等爲諫官旣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  
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  
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  
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  
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爲世推重 甲申以杜衍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叅知政  
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  
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  
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  
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  
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  
不止乃命中使齎勅告卽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

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己巳詔戒朋黨相許并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

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千里 十二月乙未冊元昊爲夏國主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藉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別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若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環原之間有明珠滅滅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將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羞不可誘士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其像祠

之

慶曆五年春正月乙酉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初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

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

去也君子惜之 罷磨勘蔭子新法 三月辛酉罷

樞密副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  
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專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  
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  
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  
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  
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  
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  
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  
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

外遂出知揚州滬文質之子也河東轉運使歐陽脩  
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  
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誣以專權  
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  
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  
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脩因傳致脩罪  
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

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歐修復振  
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  
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  
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  
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  
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  
罷之 王宗沐曰君權重則國勢自尊議論約則法令必行三代之治天下皆是物也任子濫則朝命輕磨勘踈則官邪伏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之不  
可不變此庸人能辨之者仲淹之相不知格君心之非而先於庶事固非伊周之佐然其不願身家之怨而力革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羣小不便謗言朋與仲淹朝罷命而三法者已夕更矣快小人之心養積久之弊不問法之是否而以人之去就為因革則人

君之權安在不問行之當否而以言之多寡為是非則議論之端何窮宋卒以是亡國其來非一日矣餘帝無論仁宗而亦若是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此非仁而蔽於愚者歟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瑩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戊申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

叅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京東安撫使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十一月遂罷富弼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居簡夷簡弟也

慶曆六年春二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癸酉

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王宗沐曰疑人譖已而殺之是故殺之也重于亦矣而可從減是殺人者無罪也 吳育剛正執論仁宗卒不能辨而賈昌朝何綬卒迫於死已非人君之明而又使育與丁度易位猶足以爲政乎其後以早故俱罷計帝亦有不自安者昌朝以經術進頗有賢稱而力宥石元孫使至失刑沮壞國法亦近於婦人之仁者矣

慶曆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丁酉以夏竦同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尋改樞密使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時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

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十一月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與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



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  
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攻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  
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  
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爲保  
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體量  
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  
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  
垂縋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  
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 太子太傅致仕文定  
公李迪卒

慶曆八年春正月丁丑河北宣撫使明鎬以貝州城  
峻不可攻乃爲距關將成爲上則所焚鎬乃卽南城  
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  
博河北宣撫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  
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  
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  
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  
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  
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  
於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

一以降賊伏誅戊申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臧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臧氏爲皇太后 帝將以閏月朔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侍衛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

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  
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  
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  
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  
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  
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  
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  
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  
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諉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  
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

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  
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  
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  
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  
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  
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  
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  
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  
諭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  
進用臣僚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席使親侍之臣

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夏四月  
巳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  
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  
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狹其勢可以得志陝  
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  
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  
之失機會 壬申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  
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  
殿學士以授之度性資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  
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  
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五月辛酉以宋庠  
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郯論夏竦姦邪不可任  
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  
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  
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六月甲午明鎬卒 河北京  
東大水 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  
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  
贊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預  
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  
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丁卯彗  
星見 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知州  
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  
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  
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  
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塚塋之目曰叢塚夏麥大熟  
民各以遠近受糗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  
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廓中爲粥食之蒸爲疾

疫及相啗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爲救之而  
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  
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  
受 後苑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  
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六月帝以賈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  
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爲相者毋得除後昌  
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迺英閣  
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  
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

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  
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  
適爲副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  
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  
終身不爲也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  
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  
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  
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  
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  
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卽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  
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  
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旣壯  
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  
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  
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  
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  
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  
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  
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  
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

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亙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皇祐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 三月契丹伐夏 秋

九月辛亥大享天地於明堂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制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

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於蘇州 十一月  
已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  
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殿中侍御  
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  
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  
使 閏月丁卯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  
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  
參酌罇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  
安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  
音高又其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

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  
樂議者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  
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  
仍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  
其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  
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  
尺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  
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



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爲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皇祐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饋之節章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

從者十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日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勸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耶齋賜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三月宋庠免以

劉沆參知政事時有僞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足

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作隆儒殿 秋  
八月京東淮浙饑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  
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  
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  
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  
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  
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  
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  
惶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  
意 冬十月庚子文彥博免張堯佐復除宣徽使知

河陽命下御史裏行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  
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  
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闈侍通官掖  
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  
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  
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  
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  
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  
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  
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

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辯王禹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呼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法夏竦卒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

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奸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以麗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適叅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皇祐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文正公范仲淹卒儂智高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卽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

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  
合數千人赴援斷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徇轉  
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  
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  
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發廣  
東鈐轄兵赴之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  
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  
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  
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  
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  
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  
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  
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  
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  
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  
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  
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  
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

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

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

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  
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  
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  
入實錢償以鹽授以契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  
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  
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  
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  
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  
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  
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

爲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  
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儂智  
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  
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  
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  
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  
兵帝從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狄

青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  
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  
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入千擊賊潰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三十一  
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  
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  
敢仰視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

終



